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搜神後記 第六卷

○陳阿登 漢時，會稽句章人，至東野還。暮，不及至家，見路旁小屋燃火，因投宿。止有一少女，不欲與丈人共宿，呼鄰人家女自伴；夜共彈箜篌。問其姓名，女不答，彈弦而歌曰：「連綿葛上藤，一緩復一纏。欲知我姓名，姓陳名阿登。」明，至東郭外，有賣食母在肆中。此人寄坐，因說昨所見。母聞阿登，驚曰：「此是我女，近亡，葬於郭外。」

○張姑子

漢時，諸暨縣吏吳詳者，憚役委頓，將投竄深山。行至一溪，日欲暮，見年少女子，采衣，甚端正。女曰：「我一身獨居，又無鄰里，唯有一孤嫗。相去□餘步爾。」詳聞甚悅，便即隨去。行一里餘，即至女家。家甚貧陋，為詳設食。至一更竟，忽聞一嫗喚云：「張姑子。」女應曰：「諾。」詳問：「是誰？」答云：「向所道孤獨嫗也。」二人共寢息。至曉，雞鳴，詳去，二情相戀，女以紫手巾贈詳，詳以布手巾報之。行至昨所應處，過溪。其夜，大水暴溢，深不可涉。乃回向女家，都不見昨處，但有一塚爾。

○箏笛浦官船

廬江箏笛浦，浦有大舶覆在水中，云是曹公船。嘗有漁人夜宿其旁，以船繫之，但聞箏笛弦節之聲，及香氣氤氳。漁人又夢人驅遣云：「勿近官船。」此人驚覺，即移船去。相傳云，曹公載數妓，船覆於此。今猶存焉。

○崔少府

漢時有盧充，范陽人。家西三□里，有崔少府墳。充年二□時，先冬至一日，出宅西獵戲。見有一獐，便射之。射已，獐倒而復走起。充步步趁之，不覺遠去。忽見道北一里門，瓦屋四周，有如府舍，不復見獐。到門中，有一鈴下唱：「客前。」復有一人，捉一襪新衣，曰：「府君以此衣，將迎郎君。」充便取著以進見。少府語充曰：「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，近得書，為君索小女為婚，故相迎耳。」便以書示充。充父亡時，充雖小，然已識父手跡。便即獻款，無復辭託。崔便敕內：「盧郎已來，可使女郎莊嚴，就東廊。」至黃昏，內白女郎嚴飾畢。崔語充：「君可至東廊。」既至廊，婦已下車，立席頭，即共拜。時為三日，供給飲食。三日畢，崔謂充曰：「君可歸去。若女有相，生男，當以相與；生女，當自留養。」敕外數車送客。充便辭出。崔送之中門，執手涕零。出門，見一獨車，駕青牛；又見本所著衣及弓箭，故在門外。尋遣傳教將一人捉襪衣與充，相問曰：「姻授始爾，別甚恨恨。今致衣一襲，被褥自副。」充便上車去，馳如電逝，須臾到家。母問其故，充悉以狀對。別後四年，三月三日，充臨水戲。忽見傍水有獨車，乍沈乍浮。既而近岸，四坐皆見，而充往開其車後戶，見崔氏女與其三歲男兒共載。女抱兒以還充，又與金碗；別，並贈詩一首曰：「煌煌靈芝質，光麗何猗猗；華鬢當時顯，嘉會表神奇。含英未及秀，中夏罹霜萎；榮耀長幽滅，世路永無施。不悟陰陽運，哲人忽來儀；今時一別後，何得重會時？」充取兒、碗及詩畢，婦車忽然不見。充後乘車詢市賣碗，冀有識者。有一婢識此碗，還白大家曰：「市中見一人，乘車，賣崔女郎棺中金碗。」大家，即是崔氏親姨母也。遣兒視之，果如婢言。乃上車敘其姓名，語充曰：「昔我姨姊，少府女，未出而亡，家親痛之，贈一金碗，著棺中。可說得碗本末。」充以事對，兒亦悲咽，便齎還白母。母即令詣充家，迎兒還。五親悉集。兒有崔氏之狀，又有以充之貌。兒、碗俱驗。姨母曰：「此，我外甥也，即字溫休。」溫休者，是幽婚也。兒大，為郡守；子孫冠蓋，相承至今。其後植，字子幹，有名天下。

○魯子敬墓

王伯陽，家在京口，宅東有大塚，相傳云是魯肅墓。伯陽婦，郝鑿兒女也，喪亡，王平其塚以葬。後數年，伯陽白日在廳事，忽見一貴人乘平肩輿，與侍從數百，人馬皆浴鐵，逕來坐，謂伯陽曰：「我是魯子敬，安塚在此二百許年，君何故毀壞吾塚？」因顧左右：「何不舉手！」左右牽伯陽下牀，乃以刀環擊之數百而去。登時絕死。良久復甦，被擊處皆發疽潰，尋便死。一說，王伯陽亡，其子營墓，得一漆棺，移至南岡。夜夢肅怒云：「當殺汝父。」尋，復夢見伯陽云：「魯肅與吾爭墓，若不如，我不復得還。」後於靈座褥上見血數升，疑魯肅之故也。墓今在長廣橋東一里。

○承儉

承儉者，東莞人，病亡，葬本縣界。後□年，忽夜與其縣令夢云：「沒故民承儉，人今見劫，明府急見救。」令便勅內外裝束，作百人仗，便令馳馬往塚上。日已向出，天忽大霧，對面不相見，但聞塚中啾啾破棺聲。有二人墳上望，霧暝，不見人往。令既至，百人同聲大叫，收得塚中三人；墳上二人，遂得逃走。棺未壞，令即使人修復之。其夜，令又夢儉云：「二人雖得走，民悉誌之。一人面上有青誌如蠶葉，一人斷其前兩齒折。明府但案此尋覓，自得也。」令從其言追捕，並擒獲。

○上虞人

荊州刺史殷仲堪，布衣時，在丹徒。忽夢見一人，自說：「己是上虞人，死亡浮喪，飄流江中，明日當至。君有濟物之仁，豈能見移？著高燥處，則恩及枯骨矣。」殷明日與諸人共江上看，果見一棺，逐水流下，飄飄至殷坐處。即令人牽取，題如所夢。即移著岡上，酌以酒飯。是夕，又夢此人來謝恩。

○韓塚人

晉昇平中，徐州刺史索遜，乘船往晉陵。會閭發，迴河行數里，有人求索寄載，云：「我家在韓塚，腳痛不能行，寄君船去。」四更守至韓塚，此人便去。遜遣人牽船過一渡，施力殊不便，罵此人曰：「我數里載汝來，逕去，不與人牽船。」欲與痛手。此人便還，與牽，不覺用力而得渡。人便逕入諸塚間。遜疑非人，使竊尋看。此人經塚間，便不復見。須臾，復出，至一塚呼曰：「載公。」有出應者。此人云：「我向載人船來，不與共牽，奴便欲打我。今當往報之，欲暫借甘羅來。」載公曰：「壞我甘羅，不可得。」此人云：「無所苦，我試之耳。」遜聞此，即還船。須臾，岸上有物來，赤如百斛箭，長二丈許，逕來向船。遜便大呼：「奴載我船，不與我牽，不得痛手！方便載公甘羅。今欲擊我，今日即打壞奴甘羅。」言訖，忽然便失，於是遂進。

○四人捉馬

晉元熙中，上黨馮述為相府吏將，假歸虎牢。忽逢四人，各持繩及杖，來赴述。述策馬避，馬不肯進。四人各捉馬一足，倏然便到河上。問述：「欲渡否？」述曰：「水深不測，既無舟楫，如何得渡？君正欲見殺爾。」四人云：「不相殺，當持君赴官。」遂復捉馬腳，涉河而北。述但聞波浪聲，而不覺水。垂至岸，四人相謂曰：「此人不淨，那得將去？」時述有弟喪服，深恐鬼離之，便當溺水死，乃鞭馬作勢，逕得登岸。述辭謝曰：「既蒙恩德，何敢復煩勞。」

○異物如鳥

安豐侯王戎，字濬沖，瑯邪臨沂人也。嘗赴人家殯殮。主人治棺未竟，送者悉入廳事上。安豐在車中臥，忽見空中有一異物，如鳥。熟視，轉大，漸近，見一乘赤馬車，一人在中，著幘，赤衣，手持一斧。至地，下車，逕入王車中。迴几容之。謂王曰：「君神明清照，物無隱情，亦有事，故來相從。然當為君一言：凡人家殯殮葬送，苟非至親，不可急往。良不獲已，可乘赤車，令髻奴御之，及乘白馬，則可禳之。」因謂戎：「君當致位三公。」語良久。主人內棺當殯，眾客悉入，此鬼亦入。既入戶，鬼便持斧，行棺牆上。有一親趨棺，欲與亡人訣。鬼便以斧正打其額，即倒地。左右扶出。鬼於棺上，視戎而笑。眾悉見鬼持斧而出。

○腹中鬼

李子豫，少善醫方，當代稱其通靈。許永為豫州刺史，鎮歷陽。其弟得病，心腹疼痛，□餘年，殆死。忽一夜，聞屏風後有鬼謂腹中鬼曰：「何不速殺之？不然，李子豫當從此過，以赤丸打汝，汝其死矣。」腹中鬼對曰：「吾不畏之。」及旦，許永遂使人

候子豫，果來。未入門，病者自聞腹中有呻吟聲。及子豫入視，曰：「鬼病也。」遂於巾箱中出八毒赤丸子，與服之。須臾，腹中雷鳴鼓轉，大利數行，遂差。今八毒丸方是也。

○盛道兒

宋元嘉四年，廣陵盛道兒亡，托孤女於婦弟申翼之。服闋，翼之以其女嫁北鄉嚴齊息，寒門也，豐其禮賂，始成婚。道兒忽空中怒曰：「吾喘唾之氣，舉門戶相托。如何昧利忘義，結婚微族。」翼之乃大惶愧。

○歷陽神祠

晉淮南胡茂回，能見鬼。雖不喜見，而不可止。後行至揚州，還歷陽。城東有神祠，中正值民將巫祝祀之。至須臾頃，有群鬼相叱曰：「上官來！」各迸走出祠去。回顧，見二沙門來，入祠中。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，在祠邊草中伺望。望見沙門，皆有怖懼。須臾，二沙門去後，諸鬼皆還祠中。回於是信佛，遂精誠奉事。

○鬼設網

有一僮小兒，放牛野中，伴輩數人。見一鬼，依諸叢草間，處處設網，欲以捕人。設網後，未竟，僮小兒竊取前網，仍以罨捕，即縛得鬼。

○懊惱歌

廬江杜謙為諸暨令。縣西山下一鬼，長三丈，著赭衣褲穿褶，在草中拍張。又脫褶，擲草上，作「懊惱歌」。百姓皆看之。

○朱弼

會稽朱弼為國郎中令，營立第舍，未成而卒。同郡謝子木代其事，以弼死亡，乃簿書，多張功費，長百餘萬，以其賊誣弼，而實自入。子木夜寢，忽聞有人道弼姓字者。俄頃而到子木堂前，謂之曰：「卿以枯骨腐，專可得誣。當以某日夜，更與對證。」言終，忽然不見。

○誤中鬼腳

夏侯綜為安西參軍，常見鬼，騎馬滿道，與人無異。嘗與人載行，忽牽人語，指道上有一小兒云：「此兒正須大病。」須臾，此兒果病，殆死。其母聞之，詰綜。綜云：「無他，此兒向於道中擲塗，誤中一鬼腳。鬼怒，故病汝兒爾。得以酒飯遺鬼，即差。」母如言，而愈。

○范啟之母

順陽范啟，母喪當葬。前母墓在順陽，往視之。既至，而墳壠雜沓，難可識別，不知何所。袁彥伯時為豫州，往看之，因云：「聞有一人見鬼。」范即如言，令物色覓之。比至，云：「墓中一人，衣服顏狀如此。」即開墓，棺物皆爛，塚中灰壤深尺餘，意甚疑之。試令人以足撥灰中土，冀得舊物，果得一磚，銘云「順陽范堅之妻」。然後信之。

○竺法師

沙門竺法師，會稽人也，與北中郎王坦之，周旋甚厚。每共論死生罪福報應之事，茫昧難明，因便共要，若有先死者，當相報語。後經年，王在都，於廟中忽見法師來。王便驚云：「和尚何處來？」答曰：「貧道以某月日命故，罪福皆不虛，應若影響。檀越惟當勤修道德，以升躋神明耳。先與君要，先死者相報，故來相語。」言訖，忽然不見。坦之尋之亦卒。

○白布褲鬼

樂安劉池居，家在夏口。忽有一鬼，來住劉家。初因闇，彷彿見形，如人，著白布褲。自爾後，數日一來，不復隱形，便不去。喜偷食，不以為患，然且難之。初，不敢呵罵。吉翼子者，強梁不信鬼，至劉家，謂主人曰：「卿家鬼何在？喚來，今為卿罵之。」即聞屋樑作聲。時大有客，共仰視，便紛紜擲一物下，正著翼子面。視之，乃主人家婦女褻衣，惡猶著焉。眾共大笑為樂。吉大慚，洗面而去。有人語劉：「此鬼偷食，乃食盡，必有形之物，可以毒藥中之。」劉即於他家煮野葛，取二升汁，密齎還家。向夜，舉家作粥糜，食餘一甌，因瀉葛汁著中，置於几上，以盆覆之。人定後，聞鬼從外來，發盆啖糜。既訖，便擲破甌，走去。須臾間，在屋頭吐，嗔怒非常，便棒打窗戶。劉先已防備，與鬥。亦不敢入。至四更，然後遂絕。